覺非齋文集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弋陽汪澍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然校正

序

刑部郎中蔡祥母俞氏太安人挽詩序

達人視死生之理如夜旦固無事於哀也而哀發乎情情觸于目而後動故其發有不容已者孔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其必變與不飽豈有意為之哉情之所感不覺爾耳後世孝子有誦蓼莪之詩而三復流涕者門人皆廢而不敢讀非不敢讀也同其悲痛而不能讀也又安有見朋友執親之喪哀痛毀瘠嗚咽涕泗如不欲生者而

爲之動心哉此宋氏母所以有哀挽之詩也宋臣瀾
僉姓蘇之嵩擧人幼閑姆訓長而靜專甫笄歲擇配
下采日乃歸于宋氏入門及事舅姑明順夫子以孝
內政無有違於惡而善教其子于祥字伯禎爲刑部
主事封母爲太安人今年夏伯禎秩滿陞郎中覲稽
咸爲之喜意謂母之命服柱號將及見其與子俱陞
不料伯禎承之官而太安人之凶訃至矣伯禎遠在
數千里外号頓欲絕爲位哭數日甫得請將東歸
遐邇而南交游趨弔者無弗感動退而形之虛無
嘆以成音用悼太安人之懿行而綴伯禎之哀慼成
什百其寮友刑部主事徐君枕來請敘於詩之端敘
所以明作者之意而慕義存心之所發即所謂情深

而守斷斷不蓋於理矣爲之守而傳之於後後之子孫

知母之慈子之孝朋友之義無一不出於性情之正

者不亦宜乎

送太常卿徐公赴南京敘

由大理改奉常官皆九卿秩正三品幷成鈞矣或

謂大理以平刑獄掌生殺禍福之柄而大常典三禮

祇事天地百神其所職之異若相北背而難於以一人

兼之矣哉是蓋不知本諸古之君天下者至聖

莫如舜命刑官而曰欽命禮官而曰寅以其職雖異

不根乎一敬而已是故敬以明刑則其平如衡敬以

事神則其假如響由其一於敬故用之無不當也

初擢[illegible]之有[illegible]徐公[illegible]入物孚於家塾政

是而[illegible]不爭之功及長[illegible]以是而教天下之效
逮其貧與而入官也[illegible]諸人而告之其家文
登朝日侍 王左右[illegible]地嚴而[illegible]又以是
詩其身未嘗敢懈怠[illegible]由怠事中起要大理寺居
設嚴博刻不至淹滯[illegible]去蓋亦以是為主焉 皇
上新承大寶 法祖 太祖高皇帝肇造區夏而宗廟
陵寢在南京者必得謹厚練之人以典明禋焉
稱崇德報功之意乃[illegible]公太常卿[illegible]傳以行郡是游
居之良出祖于句翰林參居以交[illegible]篤于公久慶清
要而不失令名非誠敬何以至其[illegible]以之交神明
則又尊且大矣公之盛之大敬[illegible]所以成始而
成終者也果能此 立夫天下詔[illegible]為之事哉公

他日即當鈞樞之任又豈肯舍是而他求耶

螺城集序

三百篇以降更三四變而爲律詩詩而謂之律則有規矩準繩若不可率意放逸以出奇求異古初唐變五言雖未能盡去梁陳之綺麗而悉致幽遠有不可及者至開元大曆五七言則渾厚和平無間然矣中唐以後作者刻苦以求痛快無復前人之渾厚而正音漸以流靡矣是蓋有關於國家氣運先儒所謂與時高下者是也宋之諸賢矯晚唐之習不尚風致務求理勝是又其一變也元初繼趙文敏公極力壯以陵閬與而從容乎盛唐其他諸公不拘拘將唐人傑然各自成家然於音節體製視唐人自不同矣國

初諸老以詩鳴號大家數者非一人至論律詩之工
必以渾含文長源楊憲副孟載全室復公徵李武數
子之李盡出諸老之上或正以其不肯盡意放逸以
出奇求異而自然從容於唐人之閫域也由是觀之
詩之變至於律而欲合唐人之矩度以自成一家殆
不可也矣予友海昌孫公子良少從虛白先生遊
虛白之詩蓋可以伯仲前數子者然子良早有能詩
聲及入太學登進士出入館閣為大司馬選部郎中
又南入交廣北游中原凡海內名勝之境目之所歷
足之所履登臨感遇一發於詩多至千百篇題曰蹤
既集予得而讀之其古選樂府五七言歌行絕句全
而望其門墻者於律詩之和平純熟作讀之若無甚

雜看及吟詠數四試欲模畫一二與之相角若夫奔
以補逸足逸之跡而去之益遠然後知子良之詩
入唐人之室者未可以膚淺窺之也猶今與 國初
數子襃衣危冠揖讓於一堂之上不知孰爲左孰爲
右也東坡讀韓文公盤谷序謂不知且欲效退之獨
步予於子良之詩亦云

贈刑部員外郎張君陞秩序

大臣之當務無急於薦賢莫難於知賢知而薦之所
以報國也故曰上臣報君以人然人之才易見而德
難知務才者銳於進取恒衒能以求售惟恐人不知
務德者退然深藏以其能問於不能惟恐人知故以
才受知者易而以德受知者難近者大司寇李某嘗

七人由郎官從大夫之列人咸以爲宜其一則新昌
甄完克脩予友也予蓋稔知之矣其爲人也清而慎
遜而和口若不能言身若不勝衣由明經舉進士爲
秋官尚書郎賢而能文章以其所能者撰觚習名法
若決大隄之防而法亡諸營亦然治乎何有既滯故錄
灼見獄之隱情而不敢存哀矜焉公退居私第輒閉戸
讀書門巷無足音汎觀秉堅策矩擇霆當路者若無見
焉可謂務德而不衒者矣而大臣乃知而薦之以克
脩一人視其同升諸公率皆務德者矣務德者爲刑
官則欽恤之心勝而慘刻之禍息使民日遷善而不
自知庶我先王無刑之治可得而幾也山東司郎中
錢塘周君舊與克脩同寮甚相好於其遷也徵予文

以賀夫務德而不求人知殖貨而必以其德皆非私也至其智貨盤而公道明能為　朝廷得人又奚而不賀

旂山壽域八景詩敘

富貴利達人事之偶然代天續天道之自然知其為偶然也奚必治知其為自然也奚以誇不泥不詳所以曠視如浮雲而達觀若夜旦也是故非天分之高孚力文至積慮之深不足以語此吾今見其人焉江浙左布政使三山黃公嘗預營壽域于旂山之陽示為他日退休歸藏之所又即其山川水木之勝為八景要同類之著咏者賦之徵垣退食擎節而歌賞君身在故鄉而目接其景也蓋公頴悟絕倫究覓宏

尚永濼中之進士三歷大藩而位上卿專方伯之寄二十餘年其於憂國愛民見諸論列者未嘗忘矣而所自不盡其心 朝廷方寄之以又安東南之民借令由是而入秉鈞軸贊理之重孰曰不宜顧乃於安宅畢尊榮之日而為瀟洒出塵之謀豈不以偶然者不足泥而自然者不足諱邪夫人之志必先定而后慮處精物各得其所止觀公之錦向若是曾何暇耆惟寂有足動其心哉宜其於閬苑之事方揣于緒態之予嘉而慶之無不當也公來 京師以茲介徵序既又得諸復賦八景詩各四韻係之序後云

錦屏瑞日

旭日離海底光燄萬丈長 提岑落紫翠紛若雲錦章

迥岸倚空青可望不可即得凌風翰一覽周四極

石洞晴嵐

何年鑿渾沌一竅與天通石闌古仙人燒丹石室中丹爐灰尚溫朝朝出雲氣結成五色紋流光照福地

印嶼波光

香嶼万頃波方山出波面蜿木互交柯四角如結篆直前卜佳宅對案正當中青嶠有明巖世世受恩封

鐘溪雲影

遠山高插天巍若卓去頭飛雲在其下雲破見山影春夏秋不改朝暮風常佳獨有庵中人目接心也諧

梅溪春意

亂山一溪瀉源源流正長何當窮又根方未悟然儀

忽逢羅浮君巡簷宜處次復見天地心南枝已先發

柏嶺秋容

馬道陟倚嶺古柏蔭蒼髯敍古去方發京飄入神會

憑高試一望百卉具已腓方知紅與紫綠禁搖落時

碧海銀濤

颶風捲海水長驅三島不雪山發千仞一葦觀綠觸

遊人自知炎貿小待歸老亦有船上商賈緜到天晚

黃門綠樹

黃阪何逶迤綠樹正迢遞三冬猶青柏九夏剩丹葵

鄉山有真樂功成身早閒山靈知此意償勿捨雲關

贈諸脩譔叙

皇上初紹正統富於春秋大臣議以涵養聖學之

俊道積厥躬德脩用克專大體講求莫先於此乃詔開
經筵擇講道老成之士務明正學者為講讀官既
取之館閣又旁求於一時從百司之賢益極一時之
選也冊陽諸公世績以吏科給事中入侍 經筵適
當元載攻績遂擢翰林脩撰委職如初大學少傅王
公鏊上嘗與諸公同處 禁近甚相好也來徵言為
公賀夫講之今明理以輔君德尚矣書之所載間見於
謨訓誥命之文者皆是也漢唐以下始有講讀之官
於是乎有石渠虎觀之名弘文集賢之号其得遇難
隆大寧循故事而講說之文者多若古人之納誨沃
心者蓋鮮矣我宋朝經筵尤重章祖鋪其事講讀官
皆名儒然所陳者皆雖如程朱二先生者又輙為小

人効去姦上無明断之君而下有讒慝之臣邪正迭
為消長故正斈危而不行良可嘆也 今天子聰明
睿智断聽如流其 聖同天縱也而又加意講斈之
功以緝熙 聖德使之久成熟純亦不已以臻二帝
三王之盛將世斯民一何幸歟況二三大臣持公道
而無偏私備公業精而行脩日以程朱斈進對吾知
其道行矣

送禮部郎中王君拜官敘

夙夜沉厚士之器局也疏通捷給士之才幹也器局
者才幹之容才幹者器局之充無以充之則病於濶
遠無以容之則失於淺陋濶遠於事不克濟也淺陋
於事尤不克濟也必具是二者乃可以任重而致遠

識所存常有器局不能有也有器局不患無才幹

也器局本也聲音之節車馬儀發可以受堅完可以負

而不能任重致遠者不之有也故君子論士必先器

局焉三吳之秀鍾於雲間雲間人才之生際全盛之

日故外而覆為侍專方牧之寄內而受　知遇擅詞

垣之華綸綍相望非可以一二計也今而又見王君

焉君名某字士濟由太學今上舍生選主礼部　主客事

九載考績超擢本司郎中為人氣宇凝偉性度簡默

臨事安詳絕去煩擾提而攬之不見其清濁及條而

察之條理整然在官十年嘗往來會同竈海船琛貨總

督漕運餉餽事無祗滯而怨竊不與上下官之吉稱

合一士所謂有器局而才幹從之者君其人歟詩是

以顯武郡之顯者筆策可知也予嘗聞其大父存庵翁以仕宦尊翁以孝行稱于洲閭伯父令甘泉稍名今浮梁縣有善政縣與士容之賢蓋得之浮梁云拜郎中命縣曰交交之良文本觴爲君賀而徵辭焉余嘗一再接君手采心竊器之而右司諫姜君所以稱之者又有於予乃不辭而爲之敘

送王大經赴溫州司訓敘

宣德中大經侍其先君宦于　朝而予居爲比隣予初未識大經也一日偶於他人卷中見其所爲文讀之不覺縮頸吐舌汗出浹背亟邀見之大經逡巡過予迎執其手謂之曰子之賢若此日鄰而往未爲嘗何相見之晚耶大經謝以無介紹者自是日相過從

甚洽予嘗數從其先人讌集大經每假歸省於親側恭
堇甚雖細微之事必躬執之且躬率其繼母撫二異
母弟尤篤因又知予所以起敬大經者直餘事耳亡
何大經以父命西还盧不相見者七年每從人論士
必首稱大經之賢見鄉人必詢其視寢且知數爲藩
憲大臣所辟皆辭不就今年春始以本州訓導論起
之至京師胥會于舊寓如渴得飲然心目清爽欵語
不能休後數日予以公事往兩京及还卧病數月適
大經已之官矣問問之乃知又候銓曹秋八月始拜
命行之日方偶無以爲贈而其鄉人復來徵言君
病之餘將與經績絕久於大經庸得已乎揚子雲曰
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不爲少矣今　朝廷

於各官岳別置按察官一人以專理學校正欲為師者以身為教也若大經之文行足以倡之矣深遠之文獻甲於西蜀後又在官而柄用者不可旨自今以往得良模範大器益將磊磊而出矣

越山八景圖詩叙

山川清淑之氣行於地中無時而或息其秀之鍾於人亦無時而不有然豈得人人而鍾之蓋亦求一二於千百焉耳故鍾是氣以生者謂之間氣間氣所生必有異於常人者矣是故達則建功業於當時窮亦垂其名於後世而山川之秀相為於無窮豈偶然哉會稽佳山水名聞天下自大禹巡狩會諸侯而有藏書之穴梅福隱跡之峰春秋之時越王句踐棲兵之山

祭天之臺漢有孝女之江晉有脩禊之亭詩友之溪
唐有物賜之湖功業雖有窮達之不同而名與山川
相與於無窮者則一也礼部侍郎章公尚文世為會
稽大族公之高祖恭宋景定闢擢鄉舉第一人宋亡
不仕曾祖以下三世務德勤善積百有餘年而始發
于公以明經第進士當　長陵臨御之初銳志右文
公與同年二十八人被　命讀未見之書於中秘閣
以上應列宿　眷注隆極期成大器一以光輔　帝
室後公由部曹郎官再轉而陟樞要碩德令望日新
于位仲子紹登黃甲迺武獨用邑大夫以其祖孫三
世並顯科目乃表其里門曰三桂公遂作三桂之堂
於稽山之陰以擅一郡之勝而向之名山古蹟所謂

八景者煙雲竹樹山光水色朝暮異態萃集自前公在京師而桑梓之念往來于懷乃命工繪事者圖其勝而寓目焉黃閣之舊瑞署之英麗藻迺發溢于篇翰公不鄙予不文以叙見屬竊惟江左衣冠文物之盛前有東晉後有南宋皆鈎裂靡亂之世猶尚如是况光嶽之氣完全混一如今日者乎然則鍾是秀以出當盈成之運以建功業垂美名使山川因人而益勝詞翰於無窮者非斯時乎哉非斯人乎哉

鳴志集序

永樂初爾軒王公為翰林學士詩名雄一時其許與亦甚嚴每見其所稱而畏者必曰傾允迪氏而未及識之宣德中久居行在獲與毘陵許君復淵為文會

交往來甚密每見其論詩區別精到意其必有師承及問之乃知其爲允迪高嵩菴弟子也戶何發帝授官三衢瀨行過予別袖其師所著鳴志集一帙畀予曰幸為我擇其尤精者將鋟梓以傳予受而讀之數日如乍入武庫衆寶錯陳光耀駭目不可擇而取之也又如身在廬山陸解羅膽炙迭進不暇染指而知味也乃知耐軒先生向所稱而畏者非虛語矣嗚呼詩固不易作也况不易知也况知之而能擇之者乎古今選詩者多矣宗工大匠巨眼灼見然後乃敢定是非嚴取舍而後世猶或有好尚之偏趣向之異而不能無憾者况膚謭背謬若予者而敢犯是不韙者乎雖然詩所以言志也允迪生際維新之運抱有用

之才而退居林下安貧樂道以養良性求發而爲咏和恬澹之音近不至於俚麤不流於强奇不過於俳氣象油然而天趣自足孝友藹然而倫品篤至讀其詩可以想見其爲人矣五言古詩錯綜陶韋出入王孟律詩用事切當類劉長卿音響瀏麗若李義山許用晦歌行有俠氣絕句入晚唐今於其全集中擇其意工而語純者用磋墨識之其不識者無幾而猶不忍棄歸之醉君知師莫如弟子君必有以教我矣

送徐侍辰膺薦上京師序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夫開不肯自信其已能而路人說之子路使人所未能而遽人惡之還之

故人務實迺知此哉且文字古人官古之道也疏文字矣
尚不肯任况不文字為政之道布在方策有小大緩
急之序有施為節目之詳體段具在章章可考也讀
而後知講而後明其造詣也真其存養也熟觸事物之
來隨而應之無難矣不文字之人既不窮理何由應
事譬之操舟者無楫雖有技力且無所施其克有濟
乎下而世復有讀書數千百卷操觚出詞出入經史頃
刻萬言而不知止及分職授事牽制掣肘無一字可
用鄙夫俗吏從事簿書者得資是以藉口曰是
儒者也是讀書綴文章者也應世謂經古大言無實
其過於用正坐此等輩尔豈聖人所謂有用之儒哉
徐君拱辰質實者其文字為文章務明理以達於用識論

識見度越人意表確乎有用之才也家貧以行術激
賤糈畢取給養母澹然無仕進心　朝廷下詔求賢
當事者以　聞拱辰不知也逮部符下拱辰蹙然曰
讀書求道茫然如捕風自治且未能何以治人是牽
非知我者直為我介或曰有位者似君若不多見君
子復你他人治之何哉適丁內艱未果行服闋促
三四至乃行行之日邑庠士友素善拱辰以予屢
與師友問業徵言予謂拱辰德可仕之才而志如沭
歷聞之未信賢多李之美而處有子羔之失讀聖人
書是若可謂能務實矣是行也人民社稷之寄近在
朝夕方將展布四體以行其有用之學斷不為大言
欺世之儒摩制掣肘以貽鄙夫俗吏之訾誚也敬哉

句矣

送守元徐先生還神樂觀序

吾儒譏斥釋老之學謂其外倫品以自高而不能無盭於先王之道故每於其徒因一端之善報引而申之俾有所感以入於正若孟子之於夷之韓子之於文暢是也然而生質之美固有被其所之服而心吾儒之行者又烏得而深議之哉開化有為老氏之學者曰洞明徐先生居里之清源觀其徒三人曰應真号守元曰應玄曰應常皆善事其師而守元其文先生於其徒嚴而善教每對客坐三千皆屈息立侍或終日竟夕無敢欹側命之事未嘗以祈寒暑雨辭服勞甫謹能善遇居之奉有孝子慈孫弗能過者永樂初

守元受辟為神樂觀道士又明年其師化去守元歸
詣爾向号泣以首頓地悲不能持復治具衣幣具儀設
位哭莫能已哀慟哀慟常設於其師之病且革侍疾廢飧
寢祭無所不用其心心喪畢後命龍壽其像於脩息之
室旦夕必薦顏致敬出入必告有新物必薦獻凡事
必咨禱者未亡者迄今不少懈三年守元以母喪例
得歸省卒乎子即歸清涼觀謁師之丘墓與其徒遊
處憐造焉輒忍舍也予方患風痺不能良行應玄明
黄氏流注鍼法往來為予治疾因言于予曰某與守元
兄皆髫年同侍先師寢食不相違者三十年疾言遽
色曾不以見顏面及守元兄遠去而吾師謝世睽離
迨今廢不能已幸胥會未幾又將別去為之奈何言

來既欷歔飲泣不自勝良久復曰吾師與先生締交甚深師弟子之間知良先生志守元之行願得一言固踰於南金之贈也敢稽首載拜以請予嘉其志告之曰吾儒之教不過曰忠君弟長隆師親友而已守元於君親之恩既不敢廢而二子於師友之情義又知是之篤是則雖彼黃冠之服行適同乎儒也而世之議韋甫與逢掖者或不能然何哉異其服而同其行不害其為同也服同而行異乃始為異爾二子之異而同者予既牟以為守元贈而其同而異者吾徒又宜有警也

徐氏家範序

徐為徽族之望有居開化之富嶺者上世以組織家

綺爲業精藝早鄢洪武閒兄弟十數人雖同一室
居各分財異爨逮三十年其多籍隸工局歲課率計
丁輸官、既各營衣食日不暇給公私負逋上下厭苦
之一夕弟兄露坐月下方責逮課甚急計無從出
偶相謂曰吾祖父居此能經理其家而門戶日振自
吾兄弟睽背兄亡各畜妻子門見削弱今內無理
家之長外無應役之丁各自救顧脩之不暇况能隆
其家乎乃自相謀議共推伯兄爲家長盡出各室之
藏不問其有無悉輸入公祭賦稅庖之餘全合爨而
食米、具綜理有度費出有經役者有技任得宜者
有專功斷移服勞商賈輸力以至女婦之織紡浣補
之洒掃莫不類首帖耳降心聽命今不數年致稍稍成

功衣蔽菽麦播飲有欲之願藉果壽治長慶學年歸
繈乳育蕃息若有疾之者設時依勝藥盛之侯答
容之奉以及長幼衣食足寛裕不見隱之工局之
長卒加礼鬼鄉之苦若姓堅其媚當咸稱羨而慕悅焉
歷歲餘復訓謂曰御衆不可以無規持久不可以無
法乃斟量事宜條畫規臨謂了求正其是非以垂示
永久惟天生人而均具恒性未嘗以貴賤賢愚而
損益之是以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惟蔽於物我
之相形汩于利害之私而亡之遂至戕至息爲仇雠
視手足如胡越者比比皆是有能因一念之頃善端
發見擴而充之不可勝用矣徐氏分異二十年一旦
良心發見合總服而同爨無敢有閒言者由是見天

理之在人心者未嘗亡也僉事浦陽鄭氏自宋以來合族而居凡十五世累朝旌表其門而當代名公鉅儒翩翩然頌美義者赫然至今善由造端著立法之善而其子孫讀書行義善守成故也今徐氏同未暇遷君詩礼如浦陽之族比然自今以往當漸求有識之士以教其子孫俾粗知礼義之方駸駸爲士族則不患其家之不成也予因徐氏有志於睦族而深喜風俗之歸厚乃度其能行者爲倡邑成卑復存而歸之易其久而弗替也傳曰有爲者亦若是尚勉之哉

贈汪君直序

予有從叔父年七十餘忽患肺氣逆引喘急不得卧身作寒熱戰戰汗出心怦怦然雅守身若以其始生

歲月日時干支生尅推之又値四運前後諸醫皆曰
年歷耄溺而病且增劇恐不能疏瘳尤豫弗敢攻患
哉三月日益危矣其子志孝憂彷徨寢食或言汪
君石彥直世醫也請敬有至孟格致之彥直既至視疾
家人具告以日者之言彥直曰吾祖吾訓子孫毋拘
醫慎毋惑於談命者及妖誕之言以自疑沮其心
而亂吾術故吾但知治疾而已他弗能知也因曰喘
逆不得臥病在肺戰戰汗出呼然弗能食飲病在脾
脾土也肺金也脾滯不能生肺故濕熱相火客之而
增寒也熱治之之要令先補脾土毋強則子壯客邪
不勝其氣病斯去矣乃先和其中氣然後洩之以苦
散之以辛經年宿客熱既熄風邪亦解未盡一劑畢

疾脫然又數日啗食噉飲若強壯時志李謂予曰彥直良醫也盍為文以張之予聞之故老言汪氏之先有字子恭子礼者兄弟皆以醫顯于宋季其後曰君美曰雲仲曰思中曰容與曰則安曰叔庸世濟其美而睿甫益肆力於李以儒術文其醫辯稗理奇尤見童不特所著傷寒活人一日調出入張長沙李東垣之間與而辟宿於素問難經無以參諸又嘗取其累世活人著可效者以第病源傳變之詳為汪氏集效方若干卷傳之子孫俾守而行之若衡然邑人葛彥無忝彥直之祖父暨其昆弟皆以儒而業醫故汪氏之醫甲于偏郡遠近稱汪氏必曰儒醫不敢以尋常方技目之也嗟夫醫豈易言哉程子曰病臥於床委之

脩醫比之不逆不孝故曰人之司命而或以幸易嘗試之見觸途冥行是直以人之死生嘗試爾豈不大可懼哉彥直年富性敏自今觀之已不媿其祖父更加以老成更事詎可量哉彥直其毋遽自足尚因先世之論著以上泝軒岐之指歸倂江氏之世業益以閎遠吾於彥直深有望焉

四川按察司按察使□陽黄壽選編
蜀府紀善吉文黎鉉校正

序

贈孟巔先生序

孟巔先生蚤易人嘗得異人之授能呼召雷雨役使鬼神拘囚魑魅鄉人遇水旱疾疫輒指之求救其所祈然應之率多奇驗遠近神之邀請至者千萬家嘗謁先生於里巷中未能究知其道焉去之十餘年予方卧病注淡之上先生忽過予睹其神完氣充非昔時比遽其有道人也因詰之曰聞先生煉服有年時復濟利於人人皆傳先生能呼召雷雨役使鬼神[illegible][illegible]

魍魅果何道致對曰能知其所自出召之可也[illegible]試
其情狀役之可也風雷神鬼尚然況魍魅乎予[illegible]詢
其所以然之故先生瞑目坐弟憑良久瞠目[illegible][illegible]
山秀色可點予不欲強之使言遂別去明日果入[illegible]張
氏詣予請曰家人適感疾若為物所憑先生一[illegible]門
怒罵嬉笑恍若有神隨之者物怪既憑病間矣[illegible]以
金帛弗色喜也與欲得君一言敢以為請予為[illegible]能
辭必其信否而張氏所言仍若是信有之乎古之所
謂方士變幻詭異或載在信史或為士大夫論著辛
多有之是亦不足以為異也繫之以詩曰我聞神人
之所居多在海上之仙山吐吞元氣吸流[illegible][illegible]霞碧
露為朝飡時復弄神通取氣遊歷寰或御双龍精入

海斬妖孽鼓鼉流血水爲殷斷辭鶴甚改逃遁泝
落月秋夜侯鸞向老月天飛霹靂或從赤地流波駕鳴
生畢年遇真人授以總禁訣仙班靡寸翦五雷符心印
遂破一簇道玄關有時禹步跳北斗手握神劍登瑶
坛天丁地祇奠兮令上下奔走稱時開山驅遁鬼本
客況況歌負圓獨冥頂明宵避近廷承上布袍寬趨
顏遲冊意訓先生似有道胡不要入雲林深絕履坐
煉七返九轉之大还龍升虎降結丈夫坐今白日生
羽翰繇身直上古亦有句謂背碧無路與路者

趙氏族譜序

常山趙文正氏遣其子恭持家乘求序蓋家宗
空也自其祖以下各有位號封拜遷徙日月且載歷歷

可考信不誣矣宋自建炎己酉南渡紹興戊午定都臨安至祥興己卯一百五十一年江南遂為元有百年之間其族屬散處浙東西吳越間至于今又一百五十歲矣元以夷狄主中華於趙氏為讎國故宋之子孫仕元者鮮至以文敏公之才美而人或非之况他人乎當此趙氏散逸以來多能遜避深居

天朝蕩滌胡氛發舒華夏之氣凡趙氏之族居在東南者孫孫為簪纓世家揚起奕葉居樂仕進固可喜也於是文王亦刻意教子孫將俾之躋仕途以光昭其前人又深謹於譜牒脩之序以貽來世而究宋南遷屬同一興起感德之機也其有天與之乎而其族不繇而龍德之士深將于周趙氏之宗而存亦陸沈于胡虜

之手一二百年含垢忍恥必待　聖人受命始爲之
拔除深雪中援壓抑使復見天日凡宋之支流餘裔
苟有水木本源之念者其感戴　天朝之恩雖百殞
其身尚不能報萬一況若啟之膺敏之上從事祿秩而
已哉趙氏之子孫尚因是譜克自振拔期效用于時
以補報哉　皇明無窮之大恩用無忝祖宗于地下
尚勉之哉因書以爲序

趙氏家譜序

天倫之親父子兄弟居其首吾之視吾諸子猶吾父
之視吾兄弟也吾諸子相友愛則吾心悅焉乖戾則
吾心戚焉吾父母於吾兄弟其心豈異是哉是故欲
吾子之孝必先孝吾之父母欲吾諸子之相和睦必先

友愛吾之兄弟所謂身脩而後家齊者也而世之人視己之兄弟如仇讎而欲責諸子之相友愛待己之父母若秦越而欲求其子之盡孝養盡恭孝思之甚矣故凡理家者孝於親友于兄弟必以身先之俾知倫品之至恩出于天性上行下效不能自已然後以礼法防範其子孫斯可已矣常山趙文玉氏隱居金川之上子三人取婦生孫衆口數十人文玉治家有法孝友天至教諸子嚴而有恩雖甚愛之必有過失必痛責之未嘗姑息子孫皆佩服庭訓謹守無違禮諸婦不私藏所御服飾雖出自父母家亦取給日用一錢尺帛不敢私蓄悉入公帑有無共之未聞間言相訟爭者於條法之以奉祭祀治家喪葬冠婚之儀

凡延接之事次之以賓客燕飲之度其立法次之序睦宗族有道接鄉黨有礼訓子孫以義方是尚勤儉要則謹慎其始以至飲食之節服用之度貨財經營租利歲入爲衰多寡之宜制量入爲出之節有條而不紊持久而無弊既彙輯成編謂予序予閱而喜之爲之言曰甚矣哉睦族之難也父子兄弟之間本乎天性其幼也未始不厚及陷溺於妻子之愛其法也不能不乖故子朱子若小學書表明倫之篇于字反覆既嚴之以先賢之嘉言復實之以古人之善行未始不以婦人言爲戒而濟陽江氏世義編載古一望訓誡之詞於毋聽婦言一句始終官占其意蓋以人家不睦患由於此故也今文正之家於倫品之睍

既已焉好而又能以禮法持循之其無是患也必矣雖然詩不云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繼以作始非難而詩之爲趙氏之子孫且常尚信心父母之心以訓其妻子使一家長幼皆相[illegible][illegible]各自盡以相和睦俾浦陽鄭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王深有望焉

育孤圖序

育孤圖者[illegible][illegible]人徐君技辰之所作也技辰生[illegible]一歲[illegible]其父二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文[illegible][illegible]續之[illegible]育諸[illegible]底于成[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冠讀書[illegible]校中日誦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爲儒[illegible]壯而大達復入庠序行輩有名技辰既[illegible]文弗[illegible]

嘗爲安夫人尚康強遂劬力盡于職人役必躬古衣又輕暖居處必安適存恤兄弟爲患時順適則卻而補捐決則以財禮以融乎衣於先幾待甫於未飢外不謂閨門而內特其驕癡吾母將迎順左挈右提於是之劬勞語訣每一念至汪然泣淚簌簌自勝者冊予繪爲圖士友詠歌以發其意而以存屬予予以歲病久不能往省扶床侍藥晝夜祈下起之以母故重其去母歿以疾竟不起某衣哀毀幾不能生服闋朝京師授官寺閣臨別申請於壽鄉謝未遂抵官貽書日是圖之作雖又親時將以悅其心志既又無及使某若得周旋戶庭以聞謦欬登壠蹤以望松檟無幾如見焉今而居遠方羈宦跡罕作而視此吾生茲廢

息而休于吾所也睽離覊戚而孝思之念益抑鬱而生
年憐而賜之一言使其得即是而盡其思焉余得書
感動爲之言曰禮云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蓋歎
百歲之中君子思其不可及者而先施焉撲叔子翼
不天獨蒙其母又不及見其成顯而終身其壽於顯
復之劬勞而報施莫及罔極之痛其有窮乎夫豈不
可及惟當果於爲善以盡力於君則身立名顯而親
顯矣報親之道莫大於此則是圖所以發孝思者
既曰無稱歌曰東林烏行哺雛西家有母方育雛
烏能返哺孤養母天教報施兩得所一朝無母聲特苦
阿翁憶去田劬勞多蓼莪無声淚滂沱東林烏聲畢
週孤名顯親真孝矣請君看取孤圖

徐氏家乘序

西邑縣治之西偏有地一區曰芝田寬衍夷曠第宅相連里連構私敞有清泚茂林之勝者徐氏世居之徐本伯益後至偃王始大春秋時國亡子孫以國為姓散處青徐淮泗間唐徐世勣在太宗朝有佐命功賜姓李氏其兄世鎮與其子世英不忘其族屬文耀淸盈南遷吳越間抵信安卜瑞元鄉之芳歲里遂其山水之勝遂家焉即其地也表在帝門今猶存其墓唐宋累有顯人有諱構者宋翰林學士與程北山遊善往來詩文多載北山集中仰其宋丞承郎制誥省文學德行為里俊師号泳涯先生子君輔登咸淳進士第令烏程從弟子宗宗卿貢進士第名著

叔潤先生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一子時茂偁嗣其
仲子參為處之縉雲教諭雪村延齋為宋宗王府
馬季義其應文天祥以圖興復嗣君以是償至元其
曾孫克佐以文學為歷澤書院山長君亦世其家業其
他群從子姓服膺庭訓彬彬以善自治相承不廢祖
故居官者無曠瘝之譏不仕者皆戢冠方領表儀鄉
里文學操行度越流輩名一邑稱文獻家他族莫敢抗焉
予生苦晚不及見前輩儀范而其流風遺韻貽訓于
孫猶與游處者皆彬彬良士稱其家兄也職相與謀
曰譜諜不修一再易世忘之矣何以訓諸後迺增輯
舊藏紀其族屬以世鎮為始遷之祖迄于今若干世
疏戚頭緒可尋其裝潢目次倣歐子年譜例為

氏家乘既成來徵序惟崇纓大族何代無之然有更
數十世彌久而彌盛者亦有一傳再傳而氏族無聞者
豈不有其故哉豈仁植義以詩書爲訓者延世遠
也今貧娟苛刻以利爲訓者速亡之漸也今觀徐氏之
始作盛以功封偃王以仁讓而世鎮父子共視其利
以存其宗擇後世子孫或武或處皆能相傳詩禮以
忠義爲訓徐氏之能守其宗雖久而彌盛者本也
宜也視世之二三族之蓬蓽窮居貴以丐居占色嗜利訓其
子孫而自取滅亡者孰得孰失徐氏子孫尚因是語
勿忘前人之訓懋自樹立則自今以往雖百世可安
也若曰詩書仁義之言迂遠而闊於事情不可以爲
訓而更求速效焉乎不敢知因書以冠于家乘之首

來云

東皋唐氏詩序

予友徐叔謙氏爲其尊翁伯昌先生嘗言[illegible]于金溪之東金錢之麓六家墩半舍群峯迴抱合與西新列岩嘉樹森森蒼巖蔚發茂成而吾氏卒遂定焉叔謙所探登鍾屋其亭樹樹固餘遇風日佳勝則與叔奉父往遊焉以爲常伯昌先生年踰八十餘力猶強耳目聰畛瞶遇客揖讓不厭走趍儵忽明儁[illegible]乎可音也叔謙常謂予曰吾惟與及觀時爲吾親賦之堅俾耳聞目見以樹其心不幸吾母死月終天抱痛渴朋紀[illegible]丰吾父康孫有與往進不知冊有我何所一念至[illegible]集先儒所謂[illegible]有如此者亦可爲

我繪爲圖目曰東皐雲棷硯一言以發其義將諸之
篤嬰以娛老親之餘日復以篇册氏無窮之思焉予
惟人子報于其親無所不用其極而聖人則曰生事
死葬葬祭之始終備矣子之事父盼竭其力而塋丑
復盡其祀兆域之經營雲棷之瞻望生存者樂之歸
臧者安之是圖之作孝之至也孰曰不宜叔謙伯元
道州李正叔覃齊不嘉而嶽泰文二李皆有才美頗成
謂伯昌先生有子云其詩曰金錢之山疊疊而來辟
于溪東其下盤礴其谷委迤勢若游龍溪流潺湲帶
瀧亦敘混混沸翁愛下歸藏維山之巖高外挾中讀
寄棷穫白雲護之色精而蒼凡暄日物扶疏盤屈後
先群從寵眉鮐背戴侍戴經其樂融融下有窟室扁

迺戶子馬鬣其封歲祀營邪聽然來及子孫張洋洋然
存藏亡兩情一致噫嘻兄兄同歲雖異高以覽以詠嘆
殫形容

贈唐判府孝績序

天下之物純乎真而不間以偽乃能久而無敝荊揚
之金至堅重也苟雜以鉛鐵雖鍛鍊文藻鍍飾光耀
以眩取一時久則蟀蝕漫滅不足觀也矣吳蚕之絲
至絺綌也苟雜以麻枲雖組織綺麗繡繢黼黻以求售
目前久則糜爛離紕不足觀也矣其於人也亦然忠
恕以為仁孝子以為義卑卑而默默察察而辨以真不
畏毀慕俗之一旦臨小利害淪鉄亡之矣性非不善
也才非不美也偽者雜之爾君子之心坦然明白如

三矣歟日開所贈照之無纖芥疵類蔽虧[illegible]
戰蒼權威令無動於中猶惕之不致飾而不[illegible]之
有不可掩者何哉純乎真而不間以偽也[illegible]
見判府曾侯焉侯由名進士宰劇邑飭身[illegible]
令守一以其本然無偽之真而行其當行之職夫無
賢愚比景服侯之真侯亦自信其真居之不疑侯之
于是以青年取上第為熙朝吉士予得預朝行[illegible]
洛陽江漢忠以恨有從游之好復嘗知於侯[illegible]之
考績斯予贈言予竊心且抵自好任真以尊[illegible]方
璧國納身弗能合度蓋誠從乎無間[illegible]疾
為師自反而勉焉嗟夫南金之真斯可以[illegible]而
補副量以效之美矣孫之真斯可以成[illegible]

衣繡學裘之榮既謂宜陞位號大業其者有不容不德之實哉予舊有望於侯之是行也

送夏衢州考績序

作邑有異政膺顯擢者有矣自令而超遷二千石者蓋尠即邇多刺他州未聞自屬邑而監本郡自屬邑而監本郡國朝遇矣然亦未易雖其從也且以下位卒而御之一郡之七向之承事屬官今也而為吾儕向之畏避而不敢慢者今而為僚佐役僚之交際案悅者今而為吾屬或無道以主之在我則必取而不安在役則謗而不平以不安過不平不為賢者者有者哉希淮南夏令由閩化令擢守三衢吉首屬邑而監本郡者其艱擇之宜所金皆舊僚下車之日人人

焉不煩苦帖耳降心聽命之不暇然令滦[illegible]若風行
草偃故三年而政成治上益以報治行注服人之德
且衆長之才能若是乎哉吾人有許郡者吾之入相
而損益優於此而勞於彼者也公昔日為[illegible]雖
而為令為令有声擢而為守令文有声[illegible]
益尊声公日益著不為昔人之優此勞[illegible]
今將述職京師司訓江子應信廣公[illegible]
來歌善政以為公餞來徵予言予辱知[illegible]
敢不言

贈汪叔温序

杲抱病卧衡門下有急足叩門致郡[illegible]
命曰僕素孱弱多病自望于大[illegible]

年矣朝夕拒揚若猥無以宣　上德達下情思報
躬盡瘁以求稱其位歲位且益隆責日益重而病日
益增惕惕焉氣若鬱而不舒心勞而力耗求藥之醫
弗一毛醫師之用非一人往往叔温氏獨能保予壽
而藥之故服其藥則平若有功而虛其報者幾矣僕
聞君子贈人以言既率士林歌詠其美矣予爲我辭
之殷温予友也其上世以醫致顯名者往往而有至
叔温又克之以辛問故其術益奇爲長醫之首矣惟
公卿間縉紳不以爲榮予每見叔温未嘗不歡慕之
自以言不能文不足以重去已叔温之善人今將以太守
之命不可得而辭也君子贈人須俟身達則弘濟於人不
達則獨善焉故善善之心施爲所施又丞吾爲良

醫以治人之顛連夭逿於在下之細人無官守民社之守者其通塞不係人之休戚不幸而有疾而使得溫治之得活一人焉不過一家之人悅之太守長一郡之民不下數千万枉者仰之以求直顛者仰之以求濟借令太守日拙病不事事則祇而告之者無所倚頓是一郡之人不能安其生今焉太守有疾而溫藥之而疾不復作畀齎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耗者充然以完事至物來應之而愈咫應之而不覆枉者以直顛者以植而一郡之人賴之是猶溫愈一人之疾而數千万人悅之與向所謂活一人悅一家者又不同矣力省而利博君子盖有取焉爲宗

送進士葉繼學唐召上京師序

學以求道也君子之志也孔子謂士志於道而恥惡
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
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其視區區奉身之修富貴聲
物尔何哉志道故也世之學者或不知求道而惑聲
華衣服美飲食以奉其口體又特是務入於奢而務
之相習為誕慢驕佚而不知悔即使待學益不勵識
以自養者哉今而有能卓然自立不淪溺於是者繼
申者斯可矣繼申年十二三時為邑庠生與予同學
時越上張先生為師孤峻介特不諧於俗然鄉閭
翕悟習以求底于道繼申方總角終日立侍議神
度輒嚴責不必宣繼申亦自知奮勵則晝并卜夕閱
孜孜務學夜以繼日衣食寧取禦寒充飢無華美者

髦之奉至躬繼申場豐亦不憚步趨或唯鄙之繼申
弗卹也先生見而喜之嘗指謂予曰是子逡向不允
異日必能成立汝第觀之既而先生歸事歸越且予
亦備員翰林與對同官論士必歷言繼申之賢且期
待之夫何繼申果領乙酉鄉薦明年會試而啓
是對皆中偃蹇于既宦賚有加後擇　守嘗復羨陽歸
以葉其鄉里繼申益自退若不能而問孝弥舊今年
春　詮詣銓曹官之俾往筆于適解宦者歸頌行求
贈言予與繼申為同門友第以一日之長但辱過禮
今於其行能無一言乎科目取士不過進身之階而
立身揚名方自茲始若曰前日之落薄志在今日之
富貴求而得之則去彼而取此非有道者之言也繼

申行矣以子之賢方不至此而吾邑輔仁者不敢不勉若夫慎終如始期無負所學吾子幸勉之

送劉先生致仕還會稽序

永樂初 仁宗皇帝在儲貳方篤德春宮東朝官僚皆極一時之選會稽劉先生以錫由南康教官受知者舊擢司經局校書兼開經筵 文華殿與翰林左右春坊官分番進講先生則日 侍左右授 皇太子簡冊體式有所咨問必證援剖析無有發蘊予時備員翰林與先生同寮向 將幾十年後吾以憂去不相聞者幾歲及予復官春坊知先生典教一州再膺薦入天官為考功主事後當洪熙改元封建親 藩淮王以其在館閣時得命為淮府長史宣德丙午予自京師

告歸朱先生以文贈行臨誠　鄒木　及吾會而先生引
年之　恩命復下矣今■■而嘉與舊臣伏視收東南闕
外蹟公歸然其後以爲觀者亦具所係是選林君且
以文見屬學士會序知先生既久又辱所徽其詎敢以
不文爲辭生先生爲人忠誠厚而正不深遠而撥人外若
踰介而內實正平易爲辛迄諳溫密兼見於傳之文章旗
雄高古簡略不爲雕鏤江左前輩者老若錢耕先生儒夫士
君子翊而辛辛而行至老而止皆因天道以順人情
此理之隆且盛典所以爲希遇也先生之歸也
鄉之後進來趨拜者語臣必以忠語子必以孝語兄
弟朋友必以友愛信實使江左之風俗日反乎淳焉則
先生去位之日猶居位也視古人有聲實揚今無樂

說誥以留遺餘足者又不同矣古柳卿先生必有功於當世而後世不能忘若豈謂是耶

贈江西按察司僉事汪君赴任序

御史九載號明擬擢不次出則早藩府刺大州僉署憲臬甚常也有司案務勁更部符每下率覈與議督至至苟非和類色厲語引分動或排疾以召侮辱御史出自內臺其職糾激彈劾臣僚者尚節氣高者陵風去岸率意未降屈故落府大州之秩雖崇寔東處臬司盡以其地清峻要害萬歲人而不萬歲其人歲時歸三品即巡歷所部守土文武吏師其屬鞠迎俯立道左隸兵負弩矢旗旄先驅至入擾分司閣亭一揖避乃敢趨入拜階下觀其善僅以為從違得令一

發財使䁥旒得夫體解抉去屏翳以曉吾朝廷忌
譯使知日月雨露畢照而溥洽宜無不可為者士君
子幼學壯行入為御史出肅外臺祿得為之柄遇可
為之時而又手足扶知才足於行介可以持勇可以
斷豈不毅歟大丈夫哉偶孚汪君以識眷稱于觀校
策名于場屋預石渠虎觀之選遭補府烏其憂之言秩
滿出僉江右憲臬無一案劇談督之究以挫其奸擘有
受轄其屬之勢以隆其風聲理明慮周不漏於知在
行飭志礪無感於守謝是行也　聖天子方務飛請
風紀以又安四海將覲大江之西乾隆中興經理即所
皆見可以激濁揚清彰善癉惡使上體聖眷而禪
洽者殆將無所不用其心矣行之日鄉之仕于朝者

祖之徵予言贈之予雅善君嘉稱喜其職新位縣謝謝
時哉可為也而為之教然大夫夫矣君子乎書

送刑部山東司主事汪琰琰北上序

琰琰予內姪也以太學生試政于天官考主事
擢刑部山東司主事將之官梁予甥子請日其存愛
於予甥有骨肉之親游從之義今當遠違願輯一言
為之規君行將服膺焉予因念庭甚堯君子宗理以
婣媾之好宴遊之交琰琰從予游庠序時予未前冠
然擢第天下衆子毋氏底于成立屈指迨今二十六年
矣思其晚君子不可見而獲見琰琰以才府擢顯擢
則予之喜當何如尚可已於言邪因觴之酒而告之
曰凡有官守者小心謹畏乃可以持身予請之矣曰

儆詳密矣可以涖事予能之矣謙和應接可以處
友予能之矣嚴厲修飭可以臨下予能之矣之救
者予皆能之即予欲有所言復有增益於予哉然而
終不能無一言也昔者子貢問夫子有一言可以終
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劉忠定公問溫公有一言可
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夫恕則推己之心誠則
盡己之心推己之心則與人不求備盡己之心則遇
人皆真實夫如是則自訟於內者切而致飾於外者
疎是故以之持身必正以之臨事必公以之處交際
直以之臨下必服向所謂予之所能者至於無所事
矣況司寇之官是非枉直所係不恕則忍不誠則致
惑而擬則是非枉直從而倒置矣可無慎歟[illegible]

掛日號哀慕之真顯親正坐于中堂于其遺像焉
於堂下容悲思母於堂上而積善以貽厚于孫者歲在
於是于其兔之悲號拜曰敢不夙夜思以無忝先
生之教遂書以贈行

送劉布賢通判潯州詩序

予署歲由內艱起復起　行在以潯書從銓補發選名
誠可為親者幾年載將作從林登顯未入從國野注未
去如饑渴遂穿彷徨無所指目行道者皆不一引手
而淵潘藍不容禽饑不固欲翔而出之下石焉者有
矣布賢將以太孥至歷試司寇獄但欲思勝存其難
教語溫甸昔開諭之俾無戚戚然者及　恩省復官
于朝而布賢試補刑部主事歷事三年不懈未嘗不往來

一條也希賢以經術名於時民洪武改元　朝廷辟為翰官希賢告得謝歸以奉其親留還閱歲坐是左遷海州幹辦之官說舊咸惜其去且謂海荒徼僻陋太安人憂不樂為詩歌以辭之既成竹微予序昔唐柳子厚為柳州刺史能因其土俗為禁教而州人順賴之以興起孝弟海與柳遠黎其土俗不異海明斯古教所被無有遠邇者乎君其行哉然柳州以附謫貴故一斥不復而君以親故若曰觀過知仁斯異矣君其行哉　明天子在上君之善政將以專於澄邪

送中書舍人程君得告南歸序

中書舍人程君公璉得告南歸[illegible]

君澹雅厚重老既相與俱張祖餞之以予言君有澹墨
之舊且相好爲藹予以言贈君常山之道族必頳能
甫弱冠軼出行輩承梁初以善書徵詣公車出入館
閣幾十年獲與縉紳先生游從又況交四方之賢者
由是言之嘗曰起既而援授豐城丞豐城爲邑於江右
既大且劇朝多顯官鄉多文士先是牧邑者率驕貪
或靡不振豪右書易之君始至官人見其年甚少且
初筮仕意其不要事夷然循故習君嘿不施設月餘
盡廉知其底蘊乃大振作雷厲風發不少假借邑人
始而譁中而沮且二始務力遂後乃大悅服期年其
邑大治名聞江右巡撫且乃以憂去民知不可留追餞
執筆續閣讀兼京師在事參官大司空侍廿一万留之

踰歲又乃得拔今官君疏列請要遂四力於文字間滿
歷歲然予每見有所撰述未嘗不覬然起敬夫賢者
之在世如植物在地中所資不同而其敷暢條達者
亦視其向使君父魯一鄉則不知朝廷之大四方賢
士大夫之多君父國有司之事論置從德式其志慮
又安能寬廣心目游泳於輿墨之圖知今日哉故君
之所履視物之所資可謂得良地矣他日遍羅[illegible]以
將毗益高資益深其所以敷暢條達者又當何如耶
予耄且病日思退避而深見鄉里之賢者得效其能
寧不快然於心目哉若君此行尚 國家見寵以光
崇其父見宗族者人皆知之而能道之至[illegible]
哉之見於平贊者人或未及知而亦不[illegible]

其知而意者不道而其未知而不道者道之是或一道也

齋非齋文集卷之十八

湖廣按察司按察使弋陽世選選編

蜀府紀善晉文黎務校正

序

送鄭太守之官四明序

積歲月録勞效循資陞官人以之待常才其法公矣然欲簡拔賢者未可也以一人所知者而較之又從而試之以文墨簿牘之事而視其能不能其法加詳矣而所守所為或庶焉未可也不限以歲月不計其勞效不專一人之委寄考之以文墨簿牘之事而知其賢而公舉之斯得之矣宣德五年冬發詔天下郡缺守者名以聞詔部政大臣合奏在廷之賢者

於是三孤六卿侍郎諸文學士集議於朝或曰集官賢而有守其才足以當一郡衆皆曰然書其姓于牘詢謀僉同得二十五人奏焉上之天子親署其方復除守臣優美俾兼傳之官而三山鄭君希孟以秩官尚書郎出刺四明予於二十五人中知希孟最稔以希孟一人視之則餘人信皆賢矣四明江左大郡與校三老多好持公論論辯不阿中外士夫林立請議以希孟之所守所為求乎昔者往而為郡何待求文章於人將公論自有不可掩者矣他時治郡第一當樞轄之地所謂先一州而後天下者當治精[illegible]以詩書禮義之文章而試郡績之才耶嘗聞古人之[illegible]優於為郡而劣於輔理者今若希孟豈其然乎

龔母太孺人挽詩序

烏傷龔氏孺母年九十無疾而卒其孫永吉方列官于　朝訃聞以父歿已踰長年私悁服役之服即邸第輒哀居廬爲位哭盡哀縗絰交游咸過唁又爲賦挽詩以紓其哀既成什介其鄉友冬官主事婁君某來徵言按貞母姓傅氏諱某以子貴封太孺人世爲烏傷望族年十六歸邑人龔即可龔故名閥太孺人孝事姑婦穀庭夫黨奉無違礼踰十年生二子叔安叔守俱在稚而即可卒乃屏膏沐謝紈綺躬履勤儉固持礼防烟黨之無間言及二子學成爲士叔安登第爲戶科給事中卒于官叔守孝友尚義樂要衖堂以奉母將之名流咸爲詩文以頌美之有孫六

人曾孫八人每壽辰時吉日大孺人戴冠霞帔坐堂上諸婦孫先後張樂奉觴上壽大孺人以悲以喜顧謂諸孫曰我爲爾家婦中遭變故苦穉饑饉孀婦孤兒備極艱苦致有今日然皆汝先世積善所臻務德向文字以繇餘慶汝曹宜勉之太孺人年彌高而循禮度中表御族視爲女師婦姑妯娌間構或乖迕閫大孺人一言無不悔服邑大夫妻交尊禮而齊事焉嗚呼太孺人以盛年陽房守節復立龐氏門戶而壽考康寧目見其子若孫豈亨光大天於賜裕報施斯不爽矣若夫旌閭表里之歎詠哀挽[illegible]以昭示人之孔儀垂家訓于永世則序而傳之未爲過也

徐德全挽詩序

予以潯邑庠與前鄉貢進士余彥輝相好德全彥輝
之長屋弟也每出城邑常止彥輝所予因獲與之交
德全為人謙慎和雅好讀書尤善隸札一時士友無
殊愛悅之彥輝歿後德全之從子簡為縣庠生與余
同舍自是予與德全往來尤密予在翰林簡領鄉薦
下第補太學生淬勵才名日振未及試用竟以疾客
死
京師值予適以內艱去官乃以其孤附予舟南
歸葬之德全哀感不置一日詣庠舍復見其子律在
弟子列而沉潛靜專絕去表襮用心於內所為粹然
不譁予聞與德全胥會雖重惜簡之不幸未嘗不深
喜律之將大有成也未幾律果以書經薦於鄉中高
選及會試禮部入　廷對俱居上列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及授職遂主刑部山西司事所在皆善德全善謂所親曰吾家世以讀書為業及吾兄弟幾或不振幽尋正坐呆曹而吾兄子又隳於垂成今幸吾子底于成先業有所付授矣每貽書與律所以勉其立身行己者甚至人咸多之開化邑乃山中貧瘠之地絕少稚得全所居周數十里皆腴田其上築堤上流為大渠灌溉泠泠疏流阡陌間當夏苗濕秀秋穀盛實不覺山色交映浸近德全暇日與一二親友散步壠落斗酒聚歡任率忘歸既安且適予因念人壯在世何嘗遑逸底時有子既賢而往往且頭及已筋力未衰得與親戚故舊優游田里相安於無事若德全者豈易得哉噫孰謂其竟止於斯耶律聞訃奔走

㫖且有期蔑之表志屬汪名筆舞信弟朽詞林群公復爲挽詩揄揚潜德用紓哀於存者予與徳全舊也什而叙之嗚呼安順隨化智人之達觀光昭家國孝子之至願德全始將無憾矣乎家世行履卒葬歲月表志具載云

贈汪彦珍復令肥城叙

古之明治體者論臨民必曰久久則民安而信之故政行而不煩勞力費而無愁子貢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其知此道乎广人志七獲窐一同非不曰百里之地可以有爲也雖民不可以植良興賢可以起儒振廉可以息令數化可行風俗可厚也至之日未知所宜地下之人未有所徵暇曾不席温突黔輒更代去歲

或一易置焉或再易置焉既手足不得措則以傳舍視其位而民亦過客視之上下不相信一切從事苟簡焉可以有為哉 國朝官人例以九載爲一任斯久矣滿一任乃有熟悉故爲令既滿去雖其長於民民亦不得留君肥城之民於其令一何至邪汪君以元年令肥城既滿任循例赴天官其民數十百人詣闕乞還 上嘉許之君復為肥城令又三年以憂去民詣部使者懇留不可皆悵然失其所依退乃歷指計其服闋之期闔富走伏 闕下又乞還之於肥城之民自其令來二十餘年壯者老稚者壯家人父子習熟是聞惟知一日不可以無令初不計其例之宜與否也自非豈弟之化淪浹於人心如此哉孟秋之

八舉機衡恭伏皇帝諒鑒風雨滿衛扶合與吾於堯

臣覩其民老扶幼攜羣行成詳且拜且受益于行路

韓古稱衛則得用不試初出復崇階賤顯踐位益

惟才名浮其實者何如郭子與君世交兩通家必同

志共同李文同出一所任職不才可列　侍從之臣

不能論思獻納以裨益分寸旦夕惟旅進退竊食偉

粟愧君多矣君行諸友以言盍贈言非直為君頌且

志予歉也

贈考功郎中畢君考滿序

不矜之人恒靜靜則心平而智明故是非不眩好惡公

自誇之人多躁躁則心妄而甚偏故好惡不得其正

聖人之心為淵停斯鑑澄涵斯照矣理勢自然也今夫

居考課之司以黜陟天下士大夫好惡紛沓于前惟
不矜而靜也則出其平與明之器以應之妍媸輕重
得其自來進退予奪所非我得私與愛憎喜怒何預
哉　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之謂也反是
則不能矣考功郎中吳君由名進士居其職十五年
予每見其入　朝常獨立危坐未嘗與人狎語強笑
其容莊而不厲其氣和而毅其言寡而遜所謂不矜
而靜者君其人焉夫不矜非細故也昔姚崇居政府
對同官決事有德色人不良其量謝上崇別擇川閤
閤曰何所得備本止去得一字夫以古之名將猶不
免知之而吳君乃若出於自然初不見其矜之所
生所謂之美遇人遠矣予又聞其長於考功之務

[illegible]門巷客館觀者有所觀道皆詳不受而蕭然
[illegible]布衣時則其所守又何如耶他日鈞衡之治
[illegible]理之任君雖非素求之然公道有所不免耳三
[illegible]同官之後若予晚言夫聞人之善而與道之
所德之心而或以予言為矯情者豈知予者哉君名
昌字士發錢塘人

送陳先生致仕還天台叙

永樂中潮閩有以詩經魁多士者曰天台陳遂廷嘉
明年試禮部仍為首選由是陳氏之詩遂名天下東
南學者爭相傳誦其文章以為矜式渾涵流暢整叔
無澤要其指歸則又平實淳雅蓋正而葩者也予竊
聞此非特為其章句訓詁誦於口耳者也其講貫

授受必有源委後乃聞其書司翁雅昌涯生留經數十

年老而弗懈善學者其精詳敏其芳潤以並無采李

廷嘉自髫卝遊庭延于壯歲寤寐誦詠習長君成若

洪所有其所至豈惟文哉後發年殊識之於翰林和

將之容謙虛之行信乎予向所聞者游好未嘗而以

疾告歸鄉里疾間若四方於李造詣愈精江右士子

業進士者經承其指畫如射之言中矢不虛矣然李

廷就正務先行實而後文藝故出其門者多尚謹飭

而無佻巧型範致然歟今年春惟昌生復由福清

讀學年致政李君戊弘謂予曰吾鄉有陳先生父

子為李翁師所向不差矣願得文為先生贈所以慶

後進之得所依也恐亡羊多歧或東以西不有標準

行將焉歸然則世固有賢如宛丘父子者長人豈不
有足頌也然儒先生南歸遂述舊以贈

贈開化令梁侯之官序

文矣哉吾邑之無令也令非缺無也無賢者也吾嘗
見賢者之令吾邑也親士大夫之仁者進耆老之有
行者用其言以察民之好惡而又審之以己之權量
力行而不懈遂其久也翹翹者恤悴悴者龍壹壓者衰
敢獄而國諸得以有核民安而利之從而信之故其
使之也不用符約而自信不煩馳驟而自奔不加束
縛而自固及其甚事也然後獲休程發而無憂隊
對告辭哉有餘力旁邑壞壞我民已息賢者之治邑
刺民如此哉又嘗見不賢之令吾邑也士大夫之正

直者則疏之邑人之佞諛者則信之不察民之好惡
而用智以自私又操之無恒持之不正遂其父也民
習而易之玩而侮之投其所好操戈以入室無所不
至矣是故强梗者戕然而復張婞婞者因然益猾
子仁者愈容寬而善良者不得申是非顛倒而小民塗
困極矣不善者之治邑病民如此哉今夫合泰相因
乘務不惡以其時考之斷可矣泰宰深於任以儒術
濟美李宰富而仁溫由胥于起家必試盤錯已見利器
今往今吾邑邑之一細民老病孤寡之思慕攀轅借留之望
甘淘得才必於淅而遝勃然而興矣且邑二万家居
杻僅足万石歸 天朝版圖六七十年此無征期民
不好訟郡晋衢集事必曰開代近聞郡數役所以開

化爲善惡豈邑有異哉治之者有異耳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是之謂乎庚尚勅馬因書以爲序

送江浙僉憲嚴公赴任詩敘

善爲政者舉其要則功約而利博風憲之政無所不關其要焉乎舉曰黜陟臧否而已或曰黜陟臧否天官考功之職也而風憲舉之可乎曰此所謂激濁揚清者也風憲官察所部吏之臧否而黜陟之則小人不得居其位而君子之位益固民利安焉非政之要乎　太子詔御史按察官劾罷諸司之不才者敬以司民也志士仁人幸而居其位操其柄者寧不知所以勸其心哉雖然爲之固不易也竊見如畈用卿

後是非同公乘天下之變知利弊所後從公可中丞續義爲之
重意所據擬者不得施備其事之自出高所謂養家
足畏不知是不可以有爲也必有敢爲者嚴公君斯
同以有爲矣公名桓字熙載關西人舉進士
爲御史十年其大獨醒也明於六事必斷其自許也因
其所守之節嘗持節歷西川鎮淮泗所至樹風聲而
陞憲度公名聞於人久矣今出爲江浙僉事張其所有
以應所求吏之賢否而加黜陟焉覈其獄以擇
廢物斷論輕重各本於能造矣由是而使民得以伸
其志而小人不得肆其欲以利安　天子之氏所謂
功約而利傳者政之要術幸矣公既陞諫　朝廷夙
夜之賢議其存後之良相與相之於　國門臨岐贈

言紀試成什襲予右箭俾爲之序予浙人也其惠利之將及而忘其僭踰也於是乎書

送監察御史徐君廷用之官南京敘

浙藩隸府十有一稱易治必曰嚴衢嚴與衢依唇浙江上游其山川相屬其壤地相接其土風氣習相類士君子仕于 朝者相視猶鄉人也廷用徐君嚴之分水人以進士候 京師數歲矣主于其同門友方君永吉永吉任爲 衢府紀善予爲長史以所故甚相好也由是獲交廷用廷用年妙予後得其為人如截肪就琢光耀不露而温潤可掬與之交如心醉醇醪不覺酩暢今年夏拜監察御史分治南京聽朋愛其德崇其除而惜其去也出祖于郊擬請爾贈詠

古良而什之以敘釐屬夫御史　天子執法之臣也
予竊以為士之大疎曠者不可以為御史懼其過寬
而縱也大察察者不可以為御史患其過深而刻也
過寬而縱則法弛而民玩過深而刻則法暴而民殘
弛而玩上不立矣暴而殘下不支矣不得中而御史
之可乎今夫光明平恕疎曠而不寬縱也敬慎詳准
密察而無深刻也是故不弛不玩井然不亂不暴不
殘帖然以安夫如是而為冠以表之繡衣以襮之玉
斧以威之斯可謂稱其服矣是不於吾是用以之將
復誰良邪是用勉之樹隆風聲振布綱紀使　朝廷
尊安其時論浙藩之士賢貴而光大首本之山川之秀
地之美土風氣習之淳猶必曰嚴礪嚴礪云者刻

其崇尚豈無不有與焉者乎

送廣西布政司檢校胡孟時復任詩序

㳟有隱君子二人曰王子倫曰胡孟時皆以文行自飭其躬得佳譽於縉紳間藉甚方伯運計諸暇會同二仔袞衣危冠揖讓於俎豆間雅言清論動有禪為客筵衆聞所歡每當有所製述操觚吐詞文藻及宣德中朝使者相繼剡起之會 上業欲妙選文學士列置清切[illegible]以備顧問而二人者適至執政得之甚喜其擢社下之與之議論古今又歎識[illegible]詩哉二人者習吾如知鍾方時之以應所求[illegible]見中穀孟時承檢校廣西會府子倫丞般果威曰是[illegible]遂其材而用之邪有知之君則曰君子之於其位而[illegible]有若二

于者將兵入而不自得焉及吾至官果能舉其職之
外暇之甚適今年春大臣復薦殷子倫可以當考課
里吏部計三年別再見于逆旅雖甚欣八月予將將
還廣西子倫集其親友祖之于東門者為四韻詩以
叙其睽合之情即席而和者數十人屬而書之虚其
右簡將就名能文者叙之予又謂二子多發於他
人吾亦見其文章渴欲一識面一日偶過予僚友李
落李先生弟二子在焉信嘉洛璩伯大尚質盡習已
經許矣本意以叙見屬因不暇以不能文為辭予言
曰昔烏大夫以禮羅石處士吾昌黎韓子謂其必能
相與以有成今廣西之方伯連帥予及識之所資下
士豈盡出烏重胤下而孟將之賢豈出處士之下六多

諮究以　朝廷命吏廣大府檢校之職其從所謂外
散正主與私便其身營者主寡之間吾知其無是也
必矣於是以共成治功而保　天子寵命顧不偉哉
三人者作而謝曰先生之言信規也請書以為叙

送大理少卿呂公致仕歸桃壬序

大理少卿呂公宗丞根忠襄公九世孫也南京趍行
在上疏引年詔優許之飛傳閉還鄉之後父在官者
慕公之為人以予嘗存知於公來徵言公於洪武間
以鄉貢進士典教溧陽用薦者超遷江西按察僉事
永樂初纂修　中秘閣復出為僉事歷山西福建二
處閱十年宣德初入為今官公平日問學務其躬行
故為官必求盡其職在溧陽時年尚少毅然立挺道

以引光之諸儒經訓其指引咸有所成就其爲按察
僉憲時聲譽藹然以扶植善類風聲赫然在官之日懸
受聘司文衡士之登名者必進而告之以立身事君
之要其言懇懇開若無不感動至其列九卿持三尺
法存於欽恤於律令之中而忠之及人也博哉蓋公之
學有本源心光明正道之以黃氣育物至老未嘗衰
緩宜其於去就之際一決於義斷然弗疑上君子讀
書求道者所宜取者若公者可以無愧矣公其歸矣
哉之遊也有金陵溪水有鍾山湖東南名勝也公歸而必
樂焉一動一靜既壽既樂詠歌於春風化日中安享
太平之福用光昭先公之文獻於無窮宗族哉

送滁州一守方君復任序

孔子作春秋屬辭比事以為教治其業者必貫穿始
末會通其比禮以觀世變然後聖人之大經大法微
辭奥義可得而類不然猶繪天地書日月皆未知其端
倪也科目以五經試士四經皆有尊旨以傳義理為
程度可循獨春秋引物連類先後錯綜各有指歸旨
不有師承講貫以符其蹊跡所獲雖矣予發歲讀經
於鄉校聞嚴陵張先生明善前朝碩儒以是經教授
鄉庠為李君標準屢欲參根柢從而究竟不遂故李
以熙成永樂初吾官翰林而先生之高第弟子方君
年仲以是經冠鄉闈及會試禮部翰林解公時為考
士實主文衡閱卷通久忽得年仲所作驚其即稱嘆曰
以其言大略若此者於卷首遽啓封而年仲之名遂藏之

特予亟欲往過知其底蘊以聞所未聞會年仲拜行
人將命四方出宰遠邑遷三州二守及今蓋三十
年矣總造 京師試冶以窮經之要任仲居嘗攜之
先師會傳所求之經術得筆削之旨于深嘆服然未
暇畢其說也明日將还滁州其僚友之仕于 朝者
屬予以文贈年仲予所畏者東蘇石以爲袞冕可乎
以年仲之所挾視其同輩之顯者奚負而官不過上
士禄不滿二百石當此奔走不得安於其位士林公
議多不能平而年仲於奉其職乃若不勝者庶公澤
惠治於其下而未嘗自居年仲蓋志於道者也功名
富貴又何以累哉予聞春秋聖人之權書也權則有
時中之道焉年仲殆將得於是矣

送刑部侍郎殷公復任序

長陵初正大統丕崇文治永樂甲申會試多士節會額如洪武甲子之額二甲相距廿歲文運更新賢才特盛乃拔其卓犖者若干人讀書中秘閣以養德器隆人異寵超于年始官之初命居憲司使當盤錯以驗其發劇果予缺新乃始授以大柄於是有[illegible]大憲入二六卿近侍禁服掌制誥牽而措之死施而不宜夫天之生賢禍秀之資於地其原自之高生氣之厚而又培之以豐茂蒸之以滋液風雨露毓孕潤澤以至於干霄構廈之廊廟豈偶然哉既彼殷公將子衆在詞苑公學以淳和之資茂詣許之志承府於詩書奉若之功深造自得學行脩飭以其蘊者益

哉發政自刑部郎中出爲山東參政入爲按察司
凡蓋二十餘年矣其心其堅之操忠厚之心果毅之守
朝廷知之朋友信之而恩之及於下亦既久矣古之
士師以仁義中正欽恤之心故能洽上德而化
下民泰秦以下不聞舜孔子之道而深刻是務致
使儒與吏法或相背馳以觀於營營亦何心哉　聖天
子方務有虞之治而與法之臣有知吾民公者斯可
望也矣斯可望也矣公詩讃顧厚知己其若續而
也交游來徵言敢用是述之

思菴倡和集序

治世之音和平而不怨愉樂而不流渾厚而無纖巧
蓋光嶽氣完之日　朝廷清明士得其所養長益發

至而發於言者得夫性情之正是豈不可與麤亂銷
鑠之世遲廣流靡之音並論也哉明鄭君雍言舉
進士入翰林由中書舍人改行人司副陞河南按察
僉事而父與尚書陳公讀十人者皆直　恭中丞備
極顯榮受恩勅一再加贈其父母雖一言之譽賜也
言遂賦詩四韻以紀其際遇逢平家訪思眷之盛
未復發本其所致以屬天誠激思報之意尚書公以
下八人者從而和之其他工於頌語者皆屬和焉編
閱既造謁於李士公民則為辭古其卷首曰思
榮信和集予得而觀之者一而嘆曰美矣哉雍言之為
是詩也居寵榮而不忘所自圖報而思脩其身其
而張其志確以尊有者善不是之意焉若公之和也

若崇其已及而施其本至宗之不逾高蓋是無遺積得文會朝仁之道焉非所謂當光嶽氣完之日居清明之朝得其所而為治世之音者歟君上之恩臣子得之以榮而宗莫大焉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若雍言者可以無愧矣豈之人今名將與是什同垂於不朽矣雍言受刑泰郡王府教授劉先生之仲子與伯兄復言相繼登進士並列顯官士林推重云

送淳安令龔君赴任序

一邑之民安與困係乎一令之賢與否如之何不慎其選而慎授之歟稽今有一邑之令其賢否相懸甚大風氣習俗相類其好惡休戚相關也而一邑之官者服從

役者不至於逃匿強暴帖然依依僑者有所恃以自安
民樂無怨期獄訟不興上無督責之暴而下絕囂
譁之苦又得休休焉以養其老而字其幼孩何哉
令賢而民安也其一邑富者漁於渠而玩其事致資
者蕩棄其產而不支法僑者無所憑依而強暴者益
以橫逋負山積督責之至老稚敲敝然不得安其生
何哉令之不賢而民困也噫一邑之民安與困係乎一
令之賢與否如之何不慎其選而輕授之歟睢之淳
安與吾開化接壤實相接也土風氣習實相類也好
惡休戚實相關也往年開化有賢令淳安之民聞其
令之不如有思欲赴愬於開化者矣及淳安之令賢
而開化之民思而慕之亦然今二邑之民交受其賜

有所慕豈後至者之賢俱不逮於前日者歟去年擢
化拜新令予雍以言本民休戚之所係若槁苗之望
時雨者言之洗耳以聆其初政而未聞也昨日淳安
之士大夫告予曰吾邑自張令去後數易而屢負皆是
非顛倒小民重困極矣今而幸得龔君長君高郵之
望族冑監之英也學優而行飭志銳而才敏豈天官
擇其所選而不輕授者歟淳安之民其寧乎願得君
之文以送之予辭弗獲因念二邑之民休戚利害之
相關者為龔君告異時二邑之民有先慕悅而思歟
逖邇者政斯優矣士大夫之在朝者寧不與有光乎

送礼部員外郎馮君出守會稽序

大宗伯胡公以直清典三禮為天子所重倚賢僚

吏皆一時名士敬慎以承公志上下惟和神人以洽
人咸謂六卿分職春官之屬尤粹焉繇君欽訓廬陵
人博學能文章器識過人而恬揚退讓舉進士爲織
曹主事未久公薦其才遷入外郎僉上嘉與其下右
共治天下　詔輔臣合舉在廷之賢者置之列郡賜
以手詔俾得去舉制以從便宜二三年間後先被
命者數十人入各自矜奮以思報稱至則屏其豪猾祛
奸蠹良善者植焉故雖有力役之勞水旱之沴荷之
而不擾　天子念寄托之不負思得居郡者人皆若君
是故求之彌切而詔之益嚴於是君由員外郎拜會
稽太守兼衣象笏承命以行所僚惜君之去咸曰獨
君行飭於躬而文足以稽古慮周於物而才足以濟劇

事係其得行於 朝廷而可及於天下若然之一郡焉所被者狹而所係者輕矣予聞之曰賢才萃於 京師若廣延宵張數十百炬煌煌列照也即舁一二炬何損於明哉一室之內不得一炬斯晦矣 朝廷猶廣庭也郡猶一室也徽猶廣庭之一炬於數十百炬之中置之一室使之煌煌照此 聖朝用才是諸賢望爲二千石之素心至深也況會稽視江左諸郡最大人才之所萃租賦之所出民休戚之所係其被果狹哉以君之賢大臣知而薦之 天子信而用之其係果輕歟昔唐人從仕有重內輕外之譏故陸修由祠部員外郎出刺歙人以爲不當去韓子遺鄧留者之意作詩送之曰毋庾其驅 天子有詔今則不然

皇上源君以父安江左之民請毋綏其疆矣

送淶水教諭虞君赴任序

孟善虞君候選于銓曹九閱月始得拜　命典教淶水將之官一時同門友萃于　京師者幾二十人相率祖君于西郭以予有一日之長咸俾以言贈虞氏唐永興公之裔由會稽遷關中為衣纓家孟善之伯父曰士廉先生與其弟彥恭　國初皆以明經貢長安同時為縣令有廉惠聲而士廉先生歸老于家年六十餘號梅雪翁闢門授徒丰儀峻整紅頰而白鬚鄉里後生望之為人中標準梅雪翁之仲子孟表與孟善俱為邑庠生同受經于非齋何先生之門孟表先登永樂甲申進士為兵科給事中而孟善暨領甲

于鄉薦明年以乙科擢第縣教諭丁外艱服除調令
官云夫以孝悌舉者以科目取士而天下賢才莫不
由是而出豈獨今爲然哉至其指引之導進身之階
未有不由師而得者況是邑密邇畿內設 王化最
深君當以其平日所得於父兄師友者用以陶範後
進之士意於有學校之才若古望諸君之流者後得
由是而自奮起於 朝廷以致康遠且上之者則賢之功
顧不偉哉

文莊集卷二十八